

约会“玫瑰皇后”

——巴尔干孤旅者的视觉日记



余熙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G CULTURE & ART PRESS



熙

撰文
绘画
摄影

长江文艺出版社

走白巴尔干

程恩远题



三十一天

UKAN

GARIA

(鄂)新登字0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会“玫瑰皇后”/余熙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2

ISBN7-5354-1373-9

I 走…

II. 余…

III. 文学—中国当代

IV. I. 267

策划:刘青 责任编辑:刘青

封面设计:严章联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者: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357 插页:40

版次:2003年2月1版 2003年2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198千字 印数:1-4000册

ISBN7-5354-1374-9/I.1117

定价:22.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保加利亚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斯·加别洛夫

中国青年画家、记者、摄影家余熙先生撰著的《走向巴尔干——我在“玫瑰王国”保加利亚的三十一天》，对于我这个在中国生活了 14 年的保加利亚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令我深切地感受到职业上的骄傲和激动。该著不仅是我出任保加利亚共和国驻华大使期间所知的唯一一部在华出版的介绍保加利亚的著作，而且我还有幸能竭尽全力地参与并协助了它问世的过程。

在中文和保文里，都有这样一句谚语：“百闻不如一见”。余熙先生的著作印证了这句谚语言之有理。作家在这部著作中的真实描写，势必

会在保中两国人民关系发展史上，书写了永恒的篇章。

保加利亚文学的译著，无论是保加利亚的作家还是诗人的作品，在中国出版者已不在少数。但是，余熙这位中国画家的长篇纪实文学著作，则在所有出版物中占有一席特殊的位置。因为该著表现了一位中国的作者对这个遥远小国及其人民的鲜明印象，以及自己的切身体验。

作家把同保加利亚老百姓以及同政府文化机构负责官员之间的晤谈，看作是他进行深入思考和评价的依据，并以此来细致分析周遭的现实生活。正是作者能具备这种洞察事物的能力，才使得以他能够正确理解保加利亚所处的复杂的时代变迁。

事实上，作者巴尔干之行中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恰恰在于：他自然而然地把自己融入了中国那无数对保加利亚怀有好感的朋友的群体之中，从而使自己更加热爱和尊重保加利亚人民，更加了解保加利亚的传统和日常生活。

除了文学描写，画家还通过描绘保加利亚风情的水彩写生画（他目光所及的最典型、最有意义的画面），得以重新认识了保加利亚。这批水彩写生画，连同 200 余幅折射保加利亚寻常景观的艺术摄影作品，一起构成对这部长篇纪实文学著作形式上的绝妙补充和说明，它们强烈地抒发和阐释了这位作家、画家和摄影家的情感和印象。

这部著作尤其鲜明地表达出，作者在与保加利亚人民的交往过程中，频频感受到的普通的保加利亚人民对他本人的姿态。这些交往留给了作者以宝贵而深刻和印象——保加利亚人民对中国兴趣浓郁且非常尊重。作者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心灵揭示了以下状态：保加利亚人民不仅对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而且对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领域所取得的令世界震惊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所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

在当今中国飞速运转的生活节奏里，《走向巴尔干》一书的出版，是对 16 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新政策的生动诠释。它满足了众多渴求知识的

读者对获得更多信息、希望更加开放并参与国际交流的需求。它也是中国亟待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多年工作的人生历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深信:保中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传统的友谊。这种友谊经受住了历史波折的考验。即使我在中国最偏远的地区,普通老百姓也常常会对我说,他们知道保加利亚是在新中国宣告成立后的第二天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素以玫瑰油、艺术体操和举重的世界冠军而著称于世。由于这些荣誉和盛名,使我们这样的小国也为中国人民所熟知。身为一名多年来有幸能与中国各政府机构和代表进行接触的人士,我惊奇地发现,在中国的各个角落,我都能感受到当地人民对保加利亚国家和保加利亚人民所怀有的真挚友好的情感。可以这样说,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拥有美好的前景,它必将得到积极的发展。本著的出版,使我对这一前景更加深信不疑。

在余熙赴保访问之前的准备过程中,我高兴地与他有过几次面晤,这给了我以了解他的机会。余熙那渊博的学识、广泛的兴趣、勇于探索真理的勇气和顽强追求理想的精神,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身上的这些品质,无疑在实现出访保加利亚和出版本著等目标之时起到了很大作用。他成功地克服了在准备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难。我对余熙所付出的艰苦劳动,对他的坚强毅力,也对他那水平高超的专业才能,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衷心地祝愿余熙在今后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并期待着他有朝一日再次出访保加利亚。

如果没有下列众多的保加利亚和中国的机构及组织的决定性帮助,余熙的出访以及著作的出版就难以变为现实。这些单位是——

保加利亚和中国的文化部、保加利亚国家国际贸易公司、保加利亚全国记协、全国美协和全国对外友协、中国新华社、中国武汉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长江日报社、中国武汉建通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彼此之间愉快的合作,以及上述机构所给予的理解与支持,我

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衷心感谢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先生、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陈昊苏先生对余熙访保以及本著出版所给予的支持。

祈愿中国读者喜爱阅读《走向巴尔干》一书。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于北京

(中文译者：姚青，保加利亚驻华使馆文化处秘书)

1 第一章 我在“玫瑰王国” 保加利亚的三十一天

- 2 第一天 “玫瑰皇后”与玫瑰节
- 13 第二天 季米特洛夫陵墓和它的“邻居们”
- 19 第三天 给大师画像·为话剧鼓掌 10 分钟
- 22 第四天 横贯全国的火车之旅
- 25 第五天 黑海之滨:无上装泳场和妓女群
- 31 第六天 古罗马“洗浴文化”遗址探访记
- 36 第七天 黑海裸泳浴场一瞥
- 41 第八天 中国“鹰”落翅海滨古城瓦尔纳
- 45 第九天 巴尔契克与画家的邂逅
- 48 第十天 朗勃夫总编辑与女皇宫殿遗址
- 53 第十一天 伪钞诈骗者的失算
- 57 第十二天 被小贩包围的拜占庭遗址
- 63 第十三天 旭日跃出,黑海变成“红地毯”
- 67 第十四天 缆车上,巡礼绿色的巴尔干

目 录

- 73 第十五天 山林深处的小教堂
76 第十六天 巴尔干好汉：尼古来市长
80 第十七天 迷人的建筑宝藏——科布里夫契查
84 第十八天 迪斯科舞厅的一对小恋人
87 第十九天 老人送我一瓶酒
90 第二十天 我下榻在古城宫殿
95 第二十天 一连嗅过二十瓶香水以后
101 第二十二天 石幔旁的花壳龟
105 第二十三天 妻子说，为何能容忍丈夫寻花问柳
110 第二十四天 报童的惊诧·女记者的热情
114 第二十五天 侍者说：这餐饭您不必付钱
123 第二十六天 古城墙下·一位女硕士生的热吻
133 第二十七天 出神入化的赞美诗
137 第二十八天 拥有千幅藏画的私人收藏家
141 第二十九天 文化部长和中国画家的画展
147 第三十天 在国家画廊的学术演讲
152 第三十一天 索非亚上空的遐思

157 第二章 黑海拾贝

——周游保加利亚的笔记撷选

- 158 第一节 旋转中的七色光环
161 第二节 “上帝垂青的锦绣山川”
165 第三节 不容乐观的环保前景
169 第四节 五千新生企业的破产之谜
174 第五节 公路上，驴车与汽车的抢道
179 第六节 共唱一曲“你、我、他”

- 183 第七节 在同一个屋顶下……
- 186 第八节 “不要财富,要好邻居”
- 189 第九节 你听“摇滚”,我种蕃茄
- 192 第十节 新年之晨的敲门声
- 197 第十一节 “终于敢用自己的姓名了”

200 第三章 附录

- 201 第一节 保加利亚部分报纸的报道(节录)
- 208 第二节 向当代生活开放的艺术
- 211 第三节 中国新华社电讯稿

214 放逐玫瑰国(代自跋)

218 作者鸣谢

第一章

我在“玫瑰王国”保加利亚 的三十一天

1995 年 6 月 4 日 周日 晴

第一天 “玫瑰皇后”与玫瑰节



本书作者与新当选的保加利亚“玫瑰皇后”的合影。
两侧为装扮成“护驾”的“武士”。 谢学敏 摄

晨4时20分,中国新华社索非亚分社首席记者王金柏先生轻轻叩响我的房门:“余熙先生,可以起床啦!”我一骨碌爬了起来——我于昨日由德国乘巴尔干航空公司的班机,傍晚抵达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新华社索非亚分社的王金柏先生和谢学敏先生,驾车到机场把我径直接回到分社下榻。我被安排居住于一间宽敞的客房。临睡前我们言定,今天赶早起床,因为今天是我抵保加利亚访问的完整的第一天,我们马上要启程赴距首都索非亚200公里以远的卡赞勒克(Kazanlak)市,出席那里一年一度的盛大传统节日“玫瑰节”。我应保加利亚政府文化部的邀请,访问保加利亚的正式日程应为6月5日开始。就因为要出席这向往已久的“玫瑰节”,新华社索非亚分社的朋友决定邀请我提前2天抵保,并住宿在分社内,以便和他们同赴节日。

我匆匆吃下老王备好的一盘糖水荷包鸡蛋,又“咕咚咕咚”地灌下一大杯黑酩的巴尔干浓咖啡。下楼后,我们坐进分社那辆红色的“奔驰230”,由青年记者谢学敏握盘驾驶,迎着熹微的晨光,向着保加利亚中部的“玫瑰谷”行进。

记得还是在北京的时候,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斯·加别洛夫先生就向我介绍起这著名的“玫瑰节”来——每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天刚刚泛起鱼肚白时,成百上千的姑娘小伙就会涌入玫瑰园。沉甸甸的厝

红的玫瑰花朵一望无际，浓薰醉人的香潮排排袭来，乍一嗅入，非呛你一个公斤斗不可……

(图 1. 保加利亚的国花——玫瑰。)

“为什么采摘玫瑰的时间要安排在日出之前？”我当时不解地问道。

“只有当露珠还停留在花瓣上的时候，玫瑰的馨香才能最完整地保留下来。所以花农都是在太阳未出山时就去采摘玫瑰。”加别洛夫大使回答。

(图 2. 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斯·加别洛夫和大使夫人，在北京使馆的大使官邸，向作者介绍“玫瑰节”。)

车行两个半小时，我们抵达卡赞勒克市。那是位于巴尔干山脉之麓的一条狭长峡谷里的小城。卡赞勒克在公元前 3 至 4 世纪名为佐伊托波里斯(Seuthopolis)，现有居民 6 万人。它的最古老的城区库拉塔(Kulata)拥有许多历史学和人类学价值的建筑，现多被修复。目前城内不少建筑尚能全面地反映 19 世纪的建筑风貌。

在城区边缘，老远，我们就瞥见在高耸绵延的巴尔干山脉的背景下，绿色的玫瑰园内人头攒动。走近细看，齐胸高的玫瑰丛落条条垄垄，漫无际涯。令我惊异的是，那玫瑰花朵均小得可怜，大约也就只有中国的元宵一般，而且色彩恍白，零零落落地缀于绿色枝叶之上，压根没有想像中的“花海”一般的“壮观”。我有点失望地用力吸吸鼻子，试图捕捉那飘忽不定的缕缕玫瑰的清香。

“工业用玫瑰的花型，不同于观赏型玫瑰，它显得特别小，但产油量却远远高于那些大朵的漂亮的玫瑰。”新华社记者谢学敏唯恐我太过失望，连忙在一旁说明。

“哦？”我恍然，弯腰仔细端详眼前那丛粉红的玫瑰。这是连接在一根主枝上的几朵蓓蕾。小巧的花骨朵显得很硬实，用手指捏捏，似乎感到了些许油腻。王金柏在一旁总结性地说道：“好看的玫瑰不出油呢！”我连忙点点头。

小谢又说：“采玫瑰的妇女必须从凌晨 3 时起干到破晓，在日出后

阳光蒸发大部分花瓣上的珍贵油脂之前,采收这闻名于世的‘保加利亚黄金’。”两位记者朋友又接着介绍说,玫瑰油的提炼乃是将花瓣采摘后放入特制的蒸馏设备中,玫瑰的水份首先被浓缩,这水可以作果酱添加剂或香料使用;最后才是玫瑰油,它薄薄的一层浮在玫瑰水的表面上。这一精华极其贵重,加工也极繁琐。提炼一公斤玫瑰油,大约需要3吨玫瑰花。想想吧,玫瑰的每一片花瓣,是多么地薄!“这油比黄金还要贵重,它外销到巴黎或纽约的高级香水公司,替保加利亚赚取宝贵的外汇。”谢学敏补充说。

我抬起头,只见许多保加利亚花农,连同他们的子女,身着绚丽的巴尔干民族节日盛装,正象征性地在花丛中表演采摘玫瑰。他们组成老人、儿童、姑娘小伙等群体,边采边歌边舞,悠扬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不少外国观光者,特别是日本的观光者,则将他们团团相围,争相同花农一起合影。



作者在玫瑰花丛与采花男童合影。

谢学敏 摄

老王、小谢带我走近花农聚集的中心。只见一位白发老太太神情庄重地宣告：“第27届保加利亚玫瑰节开幕！我祝愿美丽的玫瑰能给每一位客人带来好运。”话音刚落，花农们便高声欢呼起来。他们吹起羊皮笛，敲击手鼓，沿着玫瑰花丛边走边演奏。其中羊笛手鼓足腮帮，把羊皮笛的气囊吹得鼓鼓胀胀的。有趣的是，当笛手暂时歇口气时，笛声却仍可不绝于缕——原来，那气囊里的气体能缓缓地挤出，使羊皮笛不用嘴吹时，仍可不间断地发出清脆的乐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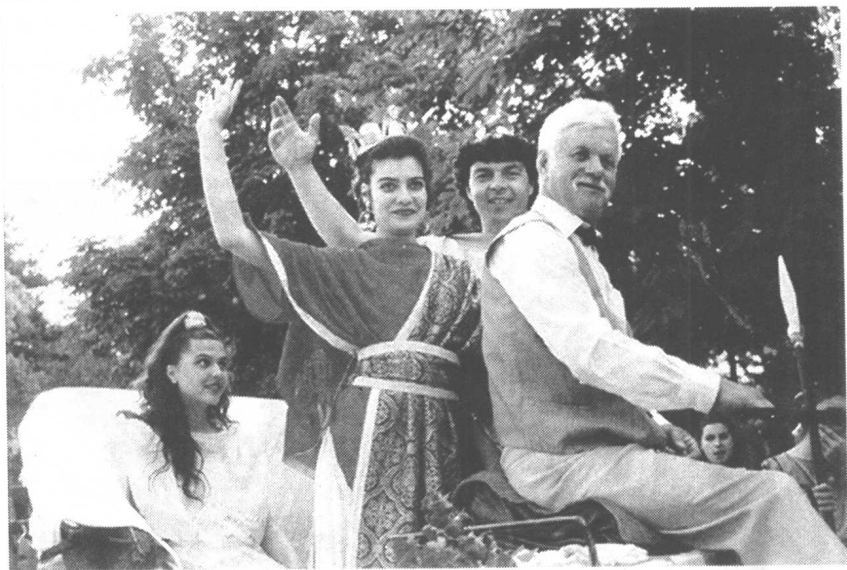


这位老年花农正热情讴歌玫瑰花给人们带来的好运。

“玫瑰节”的高潮，是一年一度的“玫瑰皇后”的“加冕”仪式。评选“玫瑰皇后”，是保加利亚此一民俗节日的传统“重头戏”。当选的“皇后”，皆是品学兼优、容貌超群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每年这位幸运儿，不仅可以享誉全国，还可以被保送到美国深造——后一条路，正是当今大

多数保加利亚青年梦寐以求的理想归宿。

今年荣摘“玫瑰皇后”桂冠的，是17岁的伊丽莎维达·斯拉沃娃。此时，这位身材高挑苗条、面庞清雅秀丽的女孩子，站在临时草坪搭起的“宝座”上，由一群美丽的姑娘给她戴上粉红色玫瑰花环。只见她神情喜悦，举止落落大方，朝着簇拥她身旁的本国同胞和各国宾客，彬彬有礼地致辞：“玫瑰是宝贵的财富，也是保加利亚的光荣！姑娘们用采摘玫瑰的美丽的劳动，将在新的一年里充实保加利亚国家的财富，光大卡赞勒克这座城市的荣耀……”



保加利亚“玫瑰皇后”伊丽莎维达·斯拉沃娃(左二)，在“玫瑰皇帝”(右二)的陪同下，登上马车，前往设在市区中心的“奠基宝座”，参加“加冕典礼”。

我瞅准“皇后”走向富丽堂皇的马车的当口，侧身挤过去与她交谈起来。伊丽莎维达·斯拉沃娃用轻柔动听的语调告诉我：“我的父母亲都在卡赞勒克市工作。爸爸是乡政府的官员，他们都是普通的人。我是